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九

爲第二次國共合作鋪平道路的——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

存萃學社編集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91011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九

爲第二次國共合作鋪平道路的一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

存萃學社編集



200311830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 三編

- (一) 『蔣總統言論彙編』外錄 第一集存萃學社編集
『蔣總統言論彙編』外錄 第二集存萃學社編集
- (二) 爲第二次國共合作鋪平道路的——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存萃學社編集

三編分購訂價：道林紙精裝本US\$ 46.00 道林紙平裝本US\$ 37.00
三編合購訂價：道林紙精裝本US\$ 37.00 道林紙平裝本US\$ 30.00

DR13/25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編之九

爲第二次國共合作鋪平道路的——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

*

存萃學社編集

周康變主編

*

大東圖書公司印行

代表人：劉志强

香港軒尼詩道123號13樓

*

1978年12月第一版

定價：精裝本US\$ 18.00 平裝本US\$ 15.00

出版說明

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西安事變，乃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於江西瑞金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時，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確定毛澤東領導權後，爲毛澤東帶來對中共建立勝利基礎之第一奇功。事變結果，逼使蔣介石放棄其六年來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主張，導致國共兩黨之第二次合作，俾促陝北一隅之紅軍，得從容整理，編入國民革命軍戰鬥序列，參加抗戰，逐漸擴展其軍事勢力，終至一統六合。

事變發生於十二月十二日，東北軍首領張學良，與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及其部曲，受毛澤東民族抗日戰線之宣傳激盪，乘蔣介石抵西安召開剿共軍事會議之際，挾持主帥，發動兵諫，提出國是主張八項：（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確定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刻召開救國會議。事態演變，持續半月，終告和平解決，達成團結，一致對外。其內容真相如何，事後朝野雖略有布露，惟辭多齟齬，不相整納。

本編綜合四十年來對西安事變經過始末，足資參考佐證者凡七種：（壹）蔣中正『西安半月記』；（貳）蔣宋美齡筆記『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訓話』；（參）蔣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肆）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歷記』；（伍）郭增愷『一個歷史問題的交代』（西安事變調解經過回憶錄）；（陸）魯泌『論張學良先生』；（柒）唐哲夫譯『東北和少帥』（端納回憶錄）集成一輯，以供研治中國近代史者之稽徵，於是役真相之所在，自可得水落石出之助。

大東圖書公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爲第二次國共合作鋪平道路的——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

目錄

(壹) 西安半月記	蔣中正	一一—五四
附：西安半月記專名注釋		五五—五六
采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南京正中書局版			
(貳) 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訓話	蔣宋美齡筆記	五七—六四
采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南京正中書局版			
(參) 西安事變回憶錄	蔣宋美齡	六五—一二四
采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南京正中書局版			
(肆) 西安事變親歷記	李金洲	一二五—一九〇
一 前言		一二五
二 西安事變之遠因		一二七
三 更換幕僚長種下禍根		一二九
四 左傾份子包圍副司令左右		一三一
五 剿匪失利、兩師長殉職、部隊番號被撤銷		一三四

- 六 奉派兩度赴晉探詢閻主任百川對剿匪態度 一三六
- 七 由高崇民居間與楊虎城聯絡 一四二
- 八 王曲軍官訓練團之火藥氣息 一四五
- 九 洛陽祝壽張 閻聯合進言及晚間散步之秘密談話 一四七
- 一〇 西安軍事會議為事變之催生劑 一四九
- 一一 夜襲華清池委座行館之經過 一五一
- 一二 發生流血慘劇非張副司令始料所及 一五三
- 一三 委座臨難不苟之堅強偉大政治風度 一五五
- 一四 各方實力派之反應 一五七
- 一五 秘書三人被押作者奉令接辦西京民報 一五九
- 一六 事變後五日奉派代表張楊飛晉謁閻之經過 一六一
- 一七 由太原返西安副司令已決心送委座回京 一六四
- 一八 奉命赴京及被扣經過 一六八
- 一九 為釋放軍機携何部長函及副司令手諭重返西安 一七三
- 二〇 左傾份子叛變王以哲軍長被害 一七五
- 二一 殃及池魚多人被害作者險遭不測之禍 一七八
- 二二 事變結束、返京報告西安情形、並探視難友 一八〇

二二 結論 一八三

采自一九七二年九月傳記文學

一個歷史問題的交代 郭增愷 一九一—三〇八

(西安事變調解經過回憶錄)

一 「西安事變」十八周年罪言 一九一

二 「西安事變」的時代背景 一九八

三 「西安事變」的功過 二〇六

四 「愷撤的歸愷撤」 二一三

五 歷史不是謊話寫成的 二二一

六 張學良囚徒生活片斷 二二八

七 宋子文的負債 二三六

八 「我生則國死」 二四三

九 爲毛澤東鋪平道路者誰 二五一

一〇 「導向毀滅的幽靈——「安內攘外」政策 二五八

一一 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苦悶 二六五

一二 十二月十一日——暴風雨前夜(一) 二七三

一三 十二月十一日——暴風雨前夜(二) 二八〇

一四	十二月十二日——華清池那一幕	二八七
一五	驪山上的歡呼	二九四
一六	和平大門是這樣啓開的	三〇三
	〔原名：「西安事變真相」，原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香港創墾出版社「熱風」半月刊30期至44期〕	
	〔陸〕論張學良先生 魯泌	三〇九—三六二
一	知人論事的標準	三一〇
二	東北易幟 完成統一	三一四
三	摧毀擴大會議 再造和平統一	三一六
四	九一八 不抵抗 出國	三一九
五	歸來 剿匪 雙十二	三二六—三六二
(一)	國際方面	三二九
(二)	國內方面	三三〇
(三)	東北軍與張先生	三三一
(四)	張先生與蔣先生	三三四
(五)	方法	三三八
(六)	目的	三二六—三六二
(七)	結果	三四二
(八)	被囚 抗戰 勝利	三四三
	仍在被囚	三四八

(柒)

東北和少帥

唐哲夫譯

.....三六三—三八六

(端納回憶錄之一)

采白『論張學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香港時代批評社版

西安半月記

蔣中正

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變，事起倉卒，震驚中樞，幾搖國本。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勦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具；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誥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黃炎、炎、胃、裔，患在不明國策，豈甘倒行逆施？中正身為統帥，教導有責，此

身屬於黨國，安危更不容計。爰於十二月四日由洛入關，約集秦隴勦匪諸將領，按日接見，咨詢情況，指授機宜，告以勦匪已達最後五分鐘成功之階段，勗以堅定勇往，迅赴事機之必要；又會集研究追勦方略，親加闡示。虛心體察，實覺諸將領皆公忠體國，深明大義，絕不慮其有他。不料倉卒之間，變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誠之念雖篤，慮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於人何尤？此次事變，爲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勦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亂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輕妄之不

可追贖也。自離陝回京以來，疊承中外人士詢問變亂當時躬歷之情形，中正受黨國付託，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慚疚之不遑，何敢再有所陳述。即欲據事紀實，已不能無罣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揚己自詡之嫌。叛部雖早已不視余爲其上官，而余則不能不認爲我之部屬，部屬之罪惡，實亦即余之罪惡；瑣瑣追述，又適以自增其媿怍。唯以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不能明悉當時實情爲缺憾，爰檢取當時日記，就一身經歷之狀況與被難中之感想，略紀其概，以代口述。凡以誌余謀國不臧與統率無方之罪而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西
安
半
月
記

四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卽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勦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誠斥之。是晚招張、楊、于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勦計劃。楊、于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

長官楊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爲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時半，牀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又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乃知東北軍叛變。蓋余此來僅攜便衣衛士及衛兵二十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戒者，即張之衛隊營也。少頃，侍衛官竺培基及施文彪來報：「叛兵已蜂湧入內，本已衝過第二橋內，被我等猛射抵禦，死傷甚多，叛兵知我內衛線

已有防備，刻已略退，請委員長從速離此。」竺、施等報告方畢，毛區隊長裕禮亦派傳令來報曰：「叛軍已衝入二門，但接後山哨兵所電話，稱該處並無異狀，亦未發現叛兵。」余問：「毛區隊長在何處？」答：「區隊長正在前院第二橋前假山旁率隊抵抗，速請委員長先登後山。」余問：「叛兵如何形狀？」答曰：「戴皮帽子，皆是東北軍官兵。」此時余猶疑爲一部之兵變，必係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蓋如東北軍整個叛變，則必包圍行轅外牆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尙無叛兵蹤跡，可知爲局部之變亂。如余能超越山巔，待至天明，當無事矣。乃攜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與隨從蔣孝鎮，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卒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着地後疼

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嶺陡絕，攀援摸索而上。約半小時，將達山巔，擇稍平坦處席地小憩，命衛兵向前巔偵察。少頃，四周槍聲大作，槍彈飛掠余身周圍而過，衛兵皆中彈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圍之中，此決非局部之兵變，而爲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計，決計仍同行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巖穴中，荆棘叢生，纔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復仆者再，祇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時天已漸明，由穴中向外瞭望，見驪山下已滿佈軍隊。旋聞山下行轅外機關槍與迫擊砲聲大作，約半小時許，知行轅衛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砲進攻也。計此時當已九時許矣。自